佛祖統紀巻

四十五

六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29
17

法運通塞志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四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眞宗 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十二月二日。爲承天節。永定陵

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令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詔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御製崇釋論。其略云。奉乃十力 佛有十力 輔茲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則莊矣。○中天竺沙門。儞麾抳等來朝。進佛舍利梵

山門禪定蘭若藏本

T-0227-(17)

經。菩提樹葉。菩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來朝。進梵經。賜紫衣。○敕史館編修賛寧充右街僧録。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敕史館編修賛寧遷左街僧録。

三年八月。試光祿卿天息災亡。諡慧辯法師。敕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峴首）住襄州石門。郡守以事笞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無故辱和上。師以手指地曰。教他平地起骨堆。即見隨指起一堆土。守全家以病死。（大慧武庫）

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諡玄覺法師。敕送終。如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録賛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内典録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顔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説。作書與師曰。辰借通論。月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復。自周秦以降。作者衆矣。至於斥楊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歷詆諸家。丕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為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歟。不然

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也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猶大也大袂禪衣章甫殷冠宋殷後孔子祖於宋也逢加字掖音亦袂彌敝反禪也禪畢同僕雖不佞亦嘗從事於斯矣毎欲厲墨
兵而討百氏停于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孥
戮之俾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
尊也屢匾此懷爲日斯久今茲覩師通論之作所謂
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浸灌爝火復何爲哉莊子日月出矣爝火不息爝音爵火炬也見王氏小畜集師述僧史略三卷凡法門事始因
革莫不畢録臺閣之士欲通練内外典故者皆於此
觀之

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略稱内翰王公觝排釋氏過
於韓子而獨於寧通慧推服之不暇蓋其學行才
識有可取也今觀小畜集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
撰聖賢録則賀以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
内外集則冠以序而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盛
稱其駁董難王斥顔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已來
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以佛而獨有
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誠服矣至於通慧道德之
盛則王公未學不足以知之非如梁敬之之知荊溪
拊子厚之知重巽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
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

令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賢者令待詔可○二月詔
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次刊續九百五十四部賜名天
台總録譯館請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
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三藏法護來進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于譯經院○北天
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賜紫服○七月旱召西天梵
僧於金明池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
雨至自後歳旱必作咒法多驗○東呉沙門道原進
禪宗傳燈録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
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日羅失稽來進梵經菩
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摩波來進梵經賜紫服
○九月上幸譯經院觀新譯經令三藏諸僧坐賜香
茶緡絲有差○上以諸寺住持先是僧職遷補或非
其才至是召見便殿閲試行業
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省修寺度僧上曰釋
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假使僧道時
有不檢安可即廢○詔釋道歳度十人者特放一人
不試經業○婺州沙門志蒙徐氏衣錦衣喜食豬頭
言人災祥無不驗呼人爲小舅自號曰徐姉夫一日
坐化于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眞身
祈禱神應不歇世目之豬頭和上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竝置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述曰　眞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阼製聖教序（謂新譯藏經為聖教也。為聖教製序。發唐朝）造崇釋論陳恕論罷譯經則不許孫奭請減度僧則不聽而又能下詔鬻酒肉於僧道者論其罪意此穢葷不當瀆聖境也歟後沙門覺稱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食肉故見之者無嫌心獨無愧於稱乎嘗因同人揚推此事欲乞清朝推廣祖宗之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

許懸肉街市（凡屠家只在城外僻絶不通人處居止販者用竹器遮覆入城投機然後於街而賣）庶幾人居循潔目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仁心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政化者哉

初諸暨縣令潘華依昔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内魚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佛天并云長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炙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四明法智法師為跋載教行錄）○臣寮言愚民無知侫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荒服諸國

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然不甚盛。王旦對曰。頃
歳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嘗當戒殺。及至上清宮
不復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天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而於尊
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
眞宗皇帝聖心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佛乘。發
於性眞。不俟為學。既免梁武求棄道教之偏。且無
唐宗上躋老聃之失。（梁天監二年。羅道教。唐正觀十一年。外老子。居佛上。）深
距臣僚佞佛邀福之説。肯纈陳怨譯經費財之言。
上法祖宗。下垂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襴袈裟。往惠州羅浮山中閣寺。奉釋迦
瑞像。仍為國建祈福道場。感五色祥禽集于齋所。此
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開皇中。釋慧喜安龍華寺。會
昌廢毀。像靈不可壞。道士藏於都虛觀。咸通中。海南
節度使韋宙迎至中閣寺。○汀州方士王中立。遇道
人姓趙。授以神術。中立至京師。具言靈應。勑授許州
參軍。留上皇城廨舍。後每於市上見之。自稱司命眞
君。是年五月。降于中立所居之堂。戴冠佩劒。服皆青
色。凡有瑞異。必先告之。中立每傳其言。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有天神降于寢殿。星冠絳
袍。謂上曰。天書將降。宜齋戒建壇以受之。越月。皇城
司奏言。右承天門有黃帛[illegible]曳鴟吻上。上歩至門。望

孫内侍捧取而下奉安朝元殿視其上文云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某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啓封宣文其名大中祥符凡三篇若洪範老子之書是日司天監奏有紫雲如蓋下覆殿庭百僚稱賀詔改元焉

拯請以天書大中祥符爲號上喜曰義名也（國朝會要）

述曰周卜其祚得世三十歷年七百（其後傳卅三十七歷年八百故曰周過其歷）漢之世以讖知故赤伏符云四七之際火爲主（自漢高祖至光武初起之年為二百二十八故云四七漢以火王故云為主也）晉元渡江筮之得百二（元帝使郭璞筮之云享年二百後百二年而宋代晉始二郭氏以百二之期促故號辭以倒之也）唐太宗時原州貢瑞石成文有七佛八菩薩之記（石文云太平天子李世民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其後至二十一世如武宗之毀法及高祖之薄信末年諸主當不在佛菩薩之數）又萬向謂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行記社稷終吉（明皇以國祚問一行禪師答曰社稷終吉後至昭宗而亡以曾封為吉王故耳）北朝陸居士謂齊文宣十年天子猶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居士陸法和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十年謂文宣也百日謂廢帝也周年謂孝昭也後皆驗）此皆天命人事互相參會黙定於先時而不可詰也我國家丕應休運　太宗即位之初感翊聖眞君之降謂國祚過於有唐而嘉州石文誌公石記則有趙號二十一帝之文（太宗四年嘉州貢石有冊文云趙二十一帝七年晉州貢石有誌公記云趙號二十一帝既而誌公親降禁中上親聞訓語）眞宗祥符初天書降有云趙受命世七百九九今詳翊

聖國祚過唐誌公二十一帝此兩義因可解唯天書七百九九未之能諭假使果及此數當不止二十一帝殊不知前十四朝已三百年自　今皇帝以下九七傳各在位七十年則可及五百之數也

恭惟　列聖相承德加四海一視萬區而以民爲重並隆三教而知佛爲尊當必有聖賢護國延長世祚則周過其歷之驗復見清朝便須實及七百九九之年用以仰符上天之語爲可信也佛夫聖人以宿命智預鑑未來雖億千萬劫莫不前知矧此千百年之近事以之能預告者非怪誕也

七月詔諸寺觀殿陛上不許人民祖露坐卧違者以不敬論〇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五上表請封禪十月在兗民庶相繼上表詔許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兗州舊魯國地）謁先聖廟有司定儀肅揖上特再拜遂爲定制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爲齊國公母顔氏魯國夫人妻官氏鄆國夫人給十戶奉塋域賜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武成王

述曰自古尊先聖者漢高始過魯行祀封其後平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廟北魏孝文改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玄齡議太學釋奠始尊爲先聖而以顔子陪享明皇始進號文宣王南面坐用王者宮縣之樂　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

祝文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韓
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
祀事之盛未有如孔子者蓋孔子以德雖不得位
而得常祀（見處州孔子廟碑）是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
世天子拜而祭之今　眞宗特拜有合於古不知
當時禮官何爲不知而定肅揖之儀耶哉
十一月幸泰山奉玉幣三牲祀昊天上帝于山之圜
臺　太祖太宗陪位於東西依南郊行禮法
元豐閒有司以合祭天地于圜丘援周制不應古
義詔定親祀北郊之禮元祐初詔依前旨集官詳
議蘇軾奏議其略曰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
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
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
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旣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詩之序曰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群祀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
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也或曰分
野之星及山川也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
久矣漢魏唐皆用圜丘合祭之禮載之於史
本朝太祖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　眞宗以來
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今

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古
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
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
祭也今三年一郊先郊而祭大廟郊而肆赦優賞
諸軍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宰相百官皆有賜賚
凡此皆非周禮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非周
禮不當合祭若何也　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
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
特以時不可行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
若一歲再郊則軍國重有勞費之患也（東坡集）
詔修飾泰山衆像凡三十二身御製重修佛像記

○東封畢詔加司命眞君爲九天司命保生天尊於
兩街道士修齋醮科儀命知樞密院王欽若定羅天
醮儀十卷選道士十人校道藏經舊錄三千三百三
十七卷欽若詳定增六百二十卷賜名寶文統錄御
製序以冠之初奉詔取釋道藏經互相毀訾者並刪
除之（今老君寶錄載王欽若言老子化胡經乃古聖賢之迹不可削王公有識鑑未必自此語也）○
鴈蕩山自古圖諜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爲鴈蕩
下有二潭爲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
海案西域書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
鳥名村以華名居唐貫休有讃云鴈蕩經行雲漠漠龍
湫宴坐雨濛濛祥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山注）

溫州樂清諾矩羅十六住世羅漢之一。梵語震旦此云東方君子之國。○潙山瑞鹿寺
先禪師結跏坐亡。彌月肉體不變。常聞異香。詔取所
著竹林集藏之秘閣(闕部國師)
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朝勤
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四月詔三司使丁
謂起玉清昭應宮前殿曰太初以奉玉皇建閣以奉
天書後殿曰明慶以奉聖祖(聖祖九天司命天尊也)○詔昇州崇
勝寺賜名承天甘露戒壇○敕光梵大師惟淨試光
祿卿內預譯經○九月呉國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
裕賜號報慈正覺大師即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
上幸延聖寺抱對佛願捨為尼至是乞落髮詔建[illegible]資

聖院以居之。敕釋門威儀(傘蓋鼓鈸幢旛之類)教坊樂部以為
迎導。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三十餘人皆隨出家
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十月詔天
下建天慶觀以奉三清玉皇及增設聖祖殿○詔於
洛陽白馬寺太祖誕聖之地建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
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
壇

述曰。案寧通慧僧史略云。甘露以喻涅槃戒為入
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言別立大乘戒
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

菩薩戒以順開顯之後末代出家乘戒俱急之義
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敕品官
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
○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爲遷補
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
峯雲豁禪師館于北御園入定月餘求歸故山詔許
之師每入定或經歲方出○六月幸汾陰祠后土○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中天竺
沙門覺稱法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眞容菩提
樹葉召見便殿慰勞甚厚館于譯經院稱進讃聖頌

詔惟淨譯之稱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
市肆懸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
貧者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晉
公丁謂聞之曰歎萬里遠來更何所爲稱曰并欲禮
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
裝錢茶果○四明知禮法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
保恩衆徒論道是年賜額延慶乃作誡誓辭二篇俾
長爲講貫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將
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
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淨僞三曰戒德有
聞正己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

美歟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三藏塔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摩騰三藏異身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諭寺僧用心守護因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詔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無一女至前上紿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他日必作家主即章獻太后也（眞宗后劉氏仁宗即位以年幼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十一年）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戶不見人有置淪庭前者人退出取之

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紫服○九月詔取舒州瑞石誌公記以示近臣宰相王旦曰國家啟運在梁陳隋唐四朝及五代之後太宗即位歲在丙子今天尊臨降事皆符合於五百年之前誌公（石文云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號太平二十一年）則知天命我宋其來久矣上說遣陳堯咨往昇州蔣山致告

述曰此書謂之預識驗也佛典謂之預記謂能先事以告也在佛則言聲聞作佛國劫名號（見法華經）凡夫禍福休咎在俗則如圖書蓍龜星占夢象皆所以告先事也桓譚非讖非不知讖也特恐光武當中

興多故之日一切以讖決之而於人事有不能盡
故不知不言讖之爲愈也然則聖人之興未嘗無
讖上世帝主之讖誠多矣固不俟於枚數近古如
唐太宗鴻池瑞石顔記之祥肅宗上元賜寶鎭國
之瑞皆載之唐史驗于後時無爽也惟我太宗之
朝西獲瑞石則有二十一帝之文　眞宗時迎聖
臨降則有國祚過於有唐之言　聖祖天書則有
七百九九之讖得非先事以告乎人不知學而欲
謂讖爲非者誠未可也佛聖人先事以告固非世
俗所能知至於蓍龜正夢之兆與夫經史聖賢之
能先知者可不信乎倘蓍龜星夢之兆經史聖賢

之言旣有可信而於佛聖人之先記反不欲信乎
然則我　朝石記天書當時非無其實特儒人不
信讖記旣指爲非而好事者得以知之也借使石
文可僞則誌公親降禁中太宗遣使致謝謂之不
實可乎借使天書可疑則　吳會中興得數延末
謂之不實可乎易曰神以知來此仲尼言讖之大
旨也可不信乎哉

十月八日天神降于禁中延恩殿冠服如元始天尊
即前祥符初天神也命上坐謂曰吾人皇九人之一
是趙姓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吾以後唐時下降
摠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撫育群生

乃乘黃雲而去。是月大赦。上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大聖后。聖祖諱上玄下朗。詔中外不得斥犯。改玄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玄武曰真武。敕諸郡天慶觀增建聖祖殿。○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沙門仁贊編修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山沙門茂貞入見。上賜以詩。館于景德寺。舒王元偁夢青衣童持書以授中使。是時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答曰。將有儲嗣降孕之慶。未幾仁宗生。○初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宋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也。明年仁宗生。(張師正括異記)

日本國遣使釋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敕詞臣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詔丁謂奉迎玉皇聖祖二像。先是上遣李溥於建安軍監鑄二像。及至京上車駕親迎。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大赦天下。升建安為真州。錄鑄之地建儀真觀。○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上。又有聖僧遶塔。望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敬觀。見舍利于塔表。六

如月色同水晶往來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
地朝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
天清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俾教嘉祥
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
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
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
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
次文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襃許
○詔謚泗州僧伽大士曰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
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進舍利梵經
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于玉清昭應宮聖祖明慶

殿或以爲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旦曰三教之
設其旨一也大氐皆勸人爲善唯識達之士能一貫
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雖頑堅
朽壤尚可得之何有間於道家之宮館哉惟我
眞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間者塔寺屢獲舍利而
今復見之聖祖之殿蓋所以彰　聖君虔事二教
之心由精誠感格有以致之也
七年正月上幸亳州謁太清宮上太上老君混元上
德皇帝之號御製老君讚（雲笈七籤云混沌之前元氣之祖也）○西天
波羅柰沙門滿賢進梵經無憂樹葉○浮石崇矩法

師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師上開其名召入内殿講四十二章
經盛談名理上心大説賜紫服金幣香藥
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歳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
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旦曰朕
祈福中外衷恭拜起未嘗懈怠卿等欲申裁減非朕
之意國朝會要
述曰宋歸田録太祖入寺開寶通慧佛當拜否
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　太宗朝隨呉越
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　太祖歐陽氏所録妄也
今觀　眞宗百拜已上不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
祖宗之家法也其後旂　徽宗拜佛牙南渡歷朝

拜大士則知有國以來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謗
不欲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説見在過去無義之談
所以上誣　君主下誣寧師也甚矣
詔於大内丙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敕汀州南安
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先是釋自識居
巖上神異不測云是定光佛化身見懷仁江有蛟害
人書偈投潭中水擁沙漲塞潭爲洲其怪遂絶適梅
州黄楊峽民之水飲識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歳有
旱書偈擲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字
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五卷付傳
法院編入大藏○召龍虎山二十五代嗣天師張乾

曜至京師於上清宮置壇傳籙度人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爲治心脩
身之本至言內册外册火候口訣則不傳於非人
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木之方皆上聖下教用
度人世非可謂之虛無也若夫置壇傳籙起自天
師是又上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
教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均爲
三教者以能至於小大優劣內外之義則較然可
知故闞澤對吳王曰道事天天事佛李士謙論三
教曰儒五星也道月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
之位定世言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剔本
末欲輕陵於釋氏皆末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
僞言老子化胡以佛爲侍者之言誹謗老子瀆其
尊其名當如何耶
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
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九年二月北天竺僂摃曇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
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
經各賜紫服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
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捺國沙門
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綳繩而來者多矣至於五竺沙門

競集闕下。則無若茲時之為盛。豈法運之興隆亦
帝德之感通也。五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
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
其實一下區字耳

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西京
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栖演給工修飾
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九月不雨。詔泗州普
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
有誓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
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
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
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貝葉騰文
當資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
寖成訛謬。而況蕈血之花。甚瀆於真乘。祇訛之辭。尤
乖於妙理。其新譯頻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
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
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往山本如勸郡人。建
教藏閣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薨。先一日囑翰學
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
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須髮。著三衣。火葬勿以金
寶置棺內。億與諸孤議曰。公三公也。斂贈公袞豈可

知於儀體宜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湘山野錄）○宰相
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復放
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水五里並禁
漁捕（唐肅宗立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真卿作碑紀德）○四明延慶禮法師結
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焚身供法秘書監楊億素仰
道風貽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合數中興之時正賴傳
持爲世良導復修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
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奉書交勸師以公私意勤竟
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年以酬茲願
二年敕江陵府（縣州）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感即東
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也（皆在[illegible]）

三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應皇姑道西
竺眞乘咸助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僧尼道士女冠
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
是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
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
天安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八
十六人上親以藥銀大錢面賜之（藥銀即水銀錢世謂之乾末也）○
錢唐月輪山沙門道誠以朝廷覃恩普度撰釋氏要
覽三卷爲出家者衆法之須知行於世○譯經三藏
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道教經入藏頒
行詔可○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

山詔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歎曰此道所未聞此
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
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為主上祝
壽○十一月東女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四年正月右街講經秘演等請以御製釋典法音集
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楊億提舉
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億
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
其簡○西天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
尉李遵勗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
特賜法智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譯經

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詩見四明教行錄及刻石在南湖）○十二月翰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
觀自釐疾即屏葷茹臨終之日為空門偈以見志識
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
衆修法華懺為國祈福師為述修懺要旨上之○詔
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詔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為
將士戰亡者追福○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譯經
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 真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法過
於 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則有聖教序崇釋論

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皆深達於至理。一
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僧衆有過者止，從贖法。上
元葺諸寺，禮像百拜，弗辭復唐家，天下放生池以
廣好生，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徒於勸也。至
於繼世譯經，大開梵學，五天三藏雲會帝廷，而專
用宰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篤重譯事，有若是者。
當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楊億晁迥輩，皆能上贊
聖謨，共致平世，君臣慶會，久在玆時，稽之前古，未
有比對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
一千二百四十人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李氏仁宗ノ母）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
式法師為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
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來進佛骨
舍利梵經，賜紫服

法運通塞志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四十六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二

仁宗（真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夢二一日在天其一忽墜。以手承之。遂娠。四月十四日。為乾元節[redacted]葬永昭陵）

天聖元年。名句曲山道士朱自英。詣闕。賜號觀妙先生。初真宗以儲嗣久虛。命朱自英奏章。升神帝闕。見三茅真君。乘寶輦而下。問何所來。答曰。臣為大宋祈嗣。茅君領之。以其章進太上。救曰。茅盈憂國愛民。宜為宋嗣。明年仁宗生（句曲洞天在潤州句容縣。三茅君。給此山。長茅盈第一。第二固。第三衷。諸見通塞志一卷）

考異曰。鄭景望家集言。茅君下生。張師正括異志

則云南岳李仙此兩者必一于是今觀樂史感安
近於恍惚未若自英外神所遇之為寶也剏惟
眞廟拜章於當年 仁台錫號於玆日皆所以尊
正其事則宜以鄭氏所紀為實
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上曰
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
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鄭氏）
家集 ○敕內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為國祈福慈
雲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為奏上之
〔 甯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詔三藏法護
譯之 ○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教義策試生徒名開

悟四十二章至今以為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
眾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 四明
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遇道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
曰君鄉城戒香有瘂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
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
訪之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
作禮自以不覯尊容為之媿恨明年過錢唐客書吏
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之 尼童入門譁傳云瘂女
瘂女開方驚顧遂索紙書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
無一法可思惟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

復於偈後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瞻遺像之意。復書偈云。須彌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若問瘂女姓字。祇此便是眞名。出門覓去。追問小兒。瘂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曰問取瘂女。忽俱不見

志磐頃過甬東。攝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念瘂女古佛世無知者。因為述戒香維衛古佛記。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寺中。以顯名勝。案藏經維衛或稱毗婆尸。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無非三諦之理也

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近。學士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為虎逼。有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焉。即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閩中。士寧復往見君謨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見李璧汪州公其士寧神異甚多。荊公歐陽公。皆有贈詩。以述其事）○西天沙門愛賢護賢來。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鳥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敕樞密劉筠撰文以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文見教志）光師一夕夢伽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

會領子公亮入寺。師告以受毋夫人識曰。後貴無敢
忘。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關室。歲度其徒（有曾相八拾田地載其行）
錄〇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譯經音義
七十卷〇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重。人天所師。請無
得妄度。曾犯眞刑。及文身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帙。賜名天聖釋教
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〇杭州天竺寺。七月八月
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法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
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〇四明南湖
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日。趺坐說法[illegible]
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化。露龕七日顏[illegible]

爪髮但長。闍維之日。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
若蓮華然[illegible]
七年。敕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爲先帝
薦福之舉。令後毋得無故擅興力役
八年。詔嗣天師張乾曜赴闕。賜號澄素先生。上問以
飛昇之道。對曰。此山林志士之所爲。非可以輔政教
也。上嘉之。詔自今一代與一先生號。免租繇〇上聞
藍元道有道術。召見之。館于芳林園。賜號養素先生。
未幾去居南岳。所居夜有赤光。及聞對談者。翌日侍
者以問。曰。吾師劉道君海蟾子。行雨適此耳。有劉中
明者南遊衡山。謁養素受其術。後於伽藍冕解邑令

拜其室簡其中言曰正恭殄息求營勿冒財勿枉刑
令愕而去郷人聞有從復見於東都問曰與先生同
里閈獨不念之乎中明日人年五十已如敗屋能志
於道僅可延年予今年七十矣平生好法律任人諍
訟尚何所言遂不顧而去

九年敕韶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
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内清淨堂敕兵部侍郎晁迥
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爲
眞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爲皇太
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
璽上三寶讃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從之仍

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
師佛牙非眞遣使取自洛烈火煆之色不變忽敬神
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復取驗以火製偈讃以洎敬（見三朝御製碑）因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眞宗嘗迎供開寶
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讃（見三朝御製碑）
上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出南海三佛齊國香氣芬芳）忽於穴中得舍利一五色映人因爲製讃
以金盃三重藏之奉以還寺其讃云三皇掩質皆歸
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亦言
眞埋軀秖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
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法界無
邊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常住不滅不同
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
物示化之一法也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
仁宗以三朝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詆帝學儒道
之宗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中
之人致人天之福耳非知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
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以從事釋學以為
未來出世之本恭覽　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
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
儀上因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
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
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
法院之祖關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
詔傳法院編錄入藏　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
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
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約歸各
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歸田錄）○是歲天下
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

十人
二年上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爲七卷聲明之學實肇於茲其所序云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法護東土一人則惟淨耳）筆受綴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貢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栖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〇十一月詔孔宗愿襲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爲三十卷進上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〇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上言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鴻臚卿主四方賓客後并兼領西域梵僧）欲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

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湘山野錄）○范仲淹宣撫河東、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爲之序云、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眞文。因以傳江陵沙門慧哲、俾行於世（世家集）○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而復大集。遂至於無可奈何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云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蒐狩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而入（歐陽脩以禮義爲本勝於佛故曰本論）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並見六一居士集）○零陵何仙姑者、幼行山中、逢呂仙出桃食之、遂不飢。家異之、俾嫁以居。呂仙常過之。仙姑遂知世人未然事。狄青南征儂智高、問仙姑曰、是行可克否。姑曰、癤破膿出。既而左投孫節陷陳、再戰而破之。著作佐郎焦滄明以仕宦不達、奏章自訴。一夕得幅紙、有十六字、不可識。持問姑、姑曰、

天篆也且亟歸家後明叩之姑曰受金五兩折壽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明至家即死士夫過零陵者日至門訪奕祥仙姑厭之乃盛服坐化著靈源志言修養事行於世 湖南末州

二年初東林山本如法師結百僧復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于朝賜號神照紫方袍輦於山西南見二虎臥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虎臥處結室為菴以是年歸閒此忠懿慕廬山之風與郡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間遂成巨刹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

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内殿躬禱須臾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官用以奉藏復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

四年三月詔天下立郡學置生員 歐陽脩吉州學記 ○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災勅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内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 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衷當也無音漢揚雄傳折衷乎重華顏師古注竹仲反 脩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内銷遲回踰旬不忍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

正祖類僧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僧盛氣以答曰僧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排況今欲纂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爲夷鬼此大慢之言也僧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絶口而弗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徒佐太宗當不愧三代之治其職居脩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皆陳叔達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乎皮日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恢張文武以濟貞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平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與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王續凝奏侯君集與君事連長孫無忌叔達避嫌殺弗與立傳）僧曰韓子之道與文中子不合者雖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爲

已切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
甚且退之斥佛爲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兜
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聖人不生
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
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耆當後魏求與自赫連屈丐
來降拓跋（赫連氏自奴左賢王劉豹後據朔方稱夏後魏道武拓跋氏起自北狄）由西戎
歸北狄獨不爲祖諱而反敢謗佛聖人乎退之畏修
史蘖幾之禍（答劉秀才書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而不思毀佛之
適爲尤可畏排老子爲已任而兄事毛仙服其丹卒
疽發而殂（退之言韓與毛同姓）子相校書不持（校漢書改金根車爲金銀車）
卒黜歸未數世而絶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逃乎

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
援韓氏歐陽氏以爲法豈不爲盛德之累謗言善罵
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爲務安
得毀古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
祭鄉射之禮爲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
道也脩大驚赧爲之謝曰脩胸中已釋然師將何以
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爲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
念生東華爲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
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袪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
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常明天眞獨露始可問
津於此道耳脩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誉

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蜀沙門祖秀紀歐陽子見訥禪師事作歐陽外傳後湖居士蘇庠養直與公張浚亦序秀住潭州上封得法於黃龍新禪師自號識六卷

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爲聖人韓氏則曰佛者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爲中國患二子不知佛爲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不知奚爲夷奚爲中國不知佛法之妙故不知奚爲本奚爲患儒宗有欲排佛者尚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熟復其義理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魯直有云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眞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時之觝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受斥佛之名其不幸歟

敕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仙源縣差廟戶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游江至潯陽登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東坡云慶曆丁亥先君嘗問法於圓通訥公得眞旨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殿遇紫衣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忍靈濟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楞伽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

視筆畫手迹宛然從是悟入嘗以經首四偈發明心
要蘇軾為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
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
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授以為心法
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
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著云軾遊公之門
三十年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幻
滅都盡慧光渾圓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
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三十萬錢使印施江淮間金
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為
書而刻之板以為金山常住云（○御製禪經頌賜三

衛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寺言法
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大士於化成殿
齋豎且上道衣凝佇俄內侍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
入將至寢殿訶不能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
御榻趺坐受齋上問儲嗣事索紙連書十三十三字
後英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濮王為仁宗兄）○知制誥曾
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唐入天
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
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
達以曾公恩補大師公亮前身為青草堂年九十餘

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蔵其意及婦人生子書正坐化　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盧山祖印訥禪師遣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諸賢無敢答者有詔問脩亦未知其答僧曰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飭郡庭儀從秉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脩以其言應詔 東林録 脩後爲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爲奇其文略而[illegible]深又爲戯述懿王贊曰中有搆里不以示人皆有[illegible]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磐兒時侍師袁先生 名爕爲郡學録絜齋正献公[illegible] 見輿[illegible]

士閲孫呉兵書備閲其論曰儒者之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敕持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陳相抗遣使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籌而勝者有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遍於神明父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盡其意邪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録所載益信袁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

歐陽脩傳云公至閲通范文正公公以書抵求叔一問孫子闕疑魏武不得注師就覧畢即取別幅穫之八[illegible]驚訝永夕

九年。歐陽脩知潁州。官妓盧媚。善談笑。口作蓮華香。有蜀沙門知人前事。脩以問之。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脩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何能讀經。脩令左右教之。一閲即誦。教他經則不能。（遯齋閑覽）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奉藏舍利。（慶曆四年災。故重建）○敕中使往陳留八關寺。迎佛指舍利。或以為僞。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椎。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欲歸闡教乎。乃以水晶寶匳盛之。御製發願文。奉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舍利。欲求吉祥。奉安舁師。不能護施之而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頻應。（楊傑撰）○后周朝毀寺。建隆興復。京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超軼者。皆厭聞名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映天下。楊億晁迥。有以發之。眞宗嘉獎錫以法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因。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等請以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因舉懷璉以為代。（歐陽脩傳）

二年宰相文彦博兼譯經潤文使彦博在京師與淨
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爲往生淨土之願（）詔
左街淨因禪寺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
録智林等問話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
廬山棲賢南康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因居
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内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
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入舜室歸
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人
也即於扇上書賜曉舜依舊爲僧再住棲賢寺賜紫
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服（）詔

歐陽脩同宋祁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
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爲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
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
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
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
也泜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及
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 歐陽外傳 ○司馬光嘗讀文中
子謂佛爲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
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
爲大聖是名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
聞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匕箸光欣

[illegible]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
至和元年敕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
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
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一僧卧門外其名道隆
明日召見奏對詳敏賜號明悟禪師敕曹門外建華
嚴院以居之
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
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
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徧
石樓上乃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
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附奏上益嘉歎○詔賜
[illegible]天師二十六代張嗣宗為沖靜先生
嘉祐元年乾元節敕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
袈裟○相州太守李復圭發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
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宰相韓
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普明慈覺
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國奏國內新建
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
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富
鄭公請顒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迓之忽
見數十擔過溫公問之曰新招提長老行李也溫公

即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爲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
招提數十擔卒爲温公見薄一旦掩大德可不戒
之哉
六年文彥博以使相鎭魏府請文慧禪師重元居天
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彥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
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雨彥博
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杭
州智圓律師名堪示寂塔于西湖菩提寺嘗述會正
記以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世○敕賜兗州先聖廟
飛帛御書殿額祭文

七年滕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
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王素進輔教編
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爲法不爲身嘉歎其誠
敕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
以視參政歐陽脩脩覽文歎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
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
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璉禪師作白雲謠以
送之 石門文字禪
述曰昇以道有言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
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
後世而士大夫至今喜稱道之者二公之力也

滑陽沙門鑒聿深於易述韻總五篇歐陽脩爲之序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也

述曰夫人在孩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故所學多非及長入以是教人非傳非故皆不疑不知字而爲文文欲學古而字不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郎尚書（後漢盧植字子幹至磐已身爲三十二世備見家譜）嘗上書乞正五經文字有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也（前漢書藝字書爲小學）磐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多非因發憤取諸字書討正之益知世人書字訛謬爲尤多如陳𨻰華華歷曆奉俸反正俗字而變作史之正（論語戰陣之事諸典皆作陳今韻畧出陣字於下注云亦作陳○禮記菊有黃華詩隱有荷華魏曹植詩朱華冒綠池今韻畧出花字於下注云亦作華○易治歷明時漢書律歷志皆作歷今韻畧出歷曆並出○漢書鐵奉邑○又光武紹增百官奉扶用反秩祿也今韻畧先出俸字於下注云亦作奉此皆以俗字爲主）巖岩稟凜臺薹船舡此造作不典而正通俗三者之所不收岡崗暴曝芻蒭然燃是爲山山火火重加之繆（曝當作暴孟子一日暴之史記暴其所長於燕又暴露於野並音僕號字韻者非暴俗）況况宜冝鶴鸖場塲是爲增減點畫之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穆之音韶異代不必諱而述音義者諱之何也（書正月上日音政又音征詩正月字世謂秦始皇諱政故避者音征今去秦遠矣尚不聞避政事之政何獨正月之避邪禮記王制三昭三穆無明音周濮呼昭穆而進之注上昭反此因避晉文帝諱昭故音韶然昭穆正取

羅故之義。朱晦菴經解並用如字。此在部二音皆陸德明釋文不知改削之過已亡不令之君能與避諱。而況聖萬世之師。不知避諱。古今僧宗不能無愧也佛與釋出釋典而不

收僧與梵亦釋典而置之篇韻何也梵語佛陀此云覺者梵語禪那此云靜慮此二字不收梵語僧伽此云衆梵者清淨離欲今部中收二字是知孫強

之增玉篇梁顧野王撰玉篇唐孫強增字多取俗書孫愐之增廣韻唐孫愐撰廣韻多收俗字與夫本朝丁度之撰集韻皆從引俗書

雜揉正體俾經史古意顯然不明此字書之大阨

而有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謂

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有感焉特

無由見此書耳見居士六一集黄太史曰魏晉人取字勢

易工不復關字之根源如橋槁直且皆不成字

恩陵翰墨志有云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哉　聖

學之深識也高宗陵號永思陵

英宗仁宗兄濮王第十三子正月二日爲壽聖節號永厚陵

治平二年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翰林

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賈昌朝書右僕

射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臣韓琦立石　太宗御製

曰功成積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難眼覩數重金

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

瑩彩完定果熏修眞秘密正心莫作等閑看　眞宗

御製曰西方大聖號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

修増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　仁宗御製三皇掩質

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眞。埋軀紙見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璉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手詔曰。天下寺院任性住持。師遂建宸奎閣。以奉先朝聖製（仁宗詩頌凡十七篇）學士蘇軾為作記。移書問手詔中語。師答以無此。後示寂。得之笥中。軾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聖之額

神宗（英宗長子。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四月十日。為同天節。葬永裕陵）

熙寧元年二月。詔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蒙襲封衍聖公（前宗愿子）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

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宗感奘三藏弘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蒙度之大略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 太祖 眞宗 仁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貨取於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時方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

循可擇人試經是爲得矣至於納貲爲僧則冒者可以逞欲（漢書訾貲同）長汗雜亂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以時鄭䛕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開逮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之鼻舌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衆欲驗之烈火再鍛五物愈堅

五年敕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火（上竺緣旁）

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潁上日與沙門遊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歐公自作傳云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身老此五物）息心危坐屏卻酒肴臨終數日令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倏然而逝（見外傳）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永叔問曰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樞密副使吳充撰行狀云此事得於公之孫曰恕）

述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自號又以

名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寓諸道則知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

良衡曰歐陽氏號稱大儒而無通識以故立論時有弊矣而爲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濮王爲皇考誤英宗承大統無人子禮 英宗本生父濮王。又繼仁宗。王珪議宜稱皇伯。歐陽脩請如漢宣帝光武稱皇考。范鎮奏既考仁宗又考濮王非是宜從珪議。司馬光奏歐陽脩巧説誤聽宜從珪議。呂誨十七奏乞依王珪不報乃與范純仁呂大防合奏歐陽脩首開邪議韓琦附會不正其罪上竟從脩議其後神宗以追尊事與漢宣帝異以問呉奎對曰此皆韓琦懷私恩耳。神宗曰當時爲歐陽脩所誤。奎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謂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誣太祖眞宗不爲佛敬 歐陽歸田録載太祖入寺問贊寧佛當拜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今詳贊寧隨呉越王歸京師在太宗朝未嘗及見太祖歸田所載妄也。會要國史也稱眞宗毎士元詣寺觀三十處百拜以上歐陽豈不知之。而妄載歸田録中以上誣兩朝下詔贊寧其爲過不少矣削唐太宗戰士建刹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 太宗正觀三年詔建義以來陣身戎陳者爲建寺薦福四年戰場七處建寺成虞世南岑文本李七人爲七寺撰碑事載舊史歐陽並刪去之 本朝建隆二年詔於揚州置建隆寺爲死事者薦嚴如唐正觀四年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述建隆之詔既指唐朝故事若是之新書則無所可據使後世有歐陽子脩宋史則將并除建隆之詔矣謂河圖洛書爲怪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 見居士集論易篇 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爲中國患而晩年敬明教照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説猶韓退

之妄排佛而終信服至哉子瞻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累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且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亡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趺坐如生乃作三詩以弔之（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集中但錄其一詩）初是學士沈遘治杭以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蘇軾為之序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內寺院遞席者消日會諸剎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拔擢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楚宜反不齊也）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伏之咸以為則○天台張平叔少傳混元之道龍圖陸詵守成都依以遊蜀遇異人授金丹火候之訣道成著悟眞篇傳於世嘗遍參禪門大有省發後讀雪竇祖英集頓明心地作歌偈以申其旨且言

獨修金丹而不悟佛理者即同楞嚴十仙散入諸趣之報待即馬默瀆廣南復從之遊未幾趺坐而化鍊其蛻得舍利千百紺碧色若雞頭然既而復其見之者平叔始以丹法傳之石泰泰以傳薛道源皆於丹道有成

述曰學仙之流已執所得知佛道爲究竟者不多有也如張平叔明佛性呂洞賓悟禪理時一見耳今世道流不知學謂仙爲陽魂禪爲陰鬼著此說以誤後人皆不知佛性禪理之過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盂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始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爲之記

九年敕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建木塔御篆鴻福圓成之落

十年夏旱上於禁中齋禱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雨大霔敕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養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爲霖孫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東軒筆錄）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爲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光滿堂大明淨慈法眞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碑才法師立石于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

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棄官入奏得毋於
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爲賀時稱
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於大內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剛經爲慈聖
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唐至本朝譯經
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
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洪容齋三筆）○詔革江州東
林律院爲禪院命常揔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
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揔公
實應之矣東坡遊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如何舉似人

言此門職事試道德南華度人三經義以中選者補
授○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
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爲無
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
峯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
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
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使佛
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
胗脈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
坐謂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闇昔聖人微言無
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此經何

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示公觀之不覺終軸大
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即命駕就見之方平字安道
安道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
晩也○張商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整怫然曰
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耶夜坐長思馮紙閣筆
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佛論向曰
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商英黙而止
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詰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
地大亦不離地大倏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
經始可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
爲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撥音過分

遍謁諸禪逆之最後見兜率悅公商英見其短小易之
遂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
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
禪也商英内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
兜率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
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教有少疑
否商英曰香林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未能無疑悅曰
祇如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
笑歸丈室閉門而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
踏牀忽然有省爲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嶺頭一
擊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拍

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贓在甚處。商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參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證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踈。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邀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揚以爲盛事。（紀上三事見宗門武庫）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卉衣至堂上。本視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遽御風疾去。本曰。衣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普燈錄）○八月。館職文同（字與可）沐浴紀帶正坐而化。同館崔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日復來乎。及再往。與可徐白。經言。人不爽語者。舌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東都事略及文藝傳）

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有潘晁（去）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盎俚人謂心風爲盎也。盎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即日光佛也。有趙

棠者初為幕官因棄仕從盎遊盎謂盡得我道盎既
隱去棠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軾與棠子昶遊
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
為慧林智海二巨刹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
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
即就榻加趺侍衛驚顧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擲蕩之
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姑蘇承天永安院）上大喜語論久
之既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喫
茶閑話耳
六年詔封孟子為鄒國公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
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住天鉢嗣天衣懷禪師）嘗隱几公堂
心如止水忽聞霹靂聲豁然大省舉頭觀空刹刹塵
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衢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
民遊是年八月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岏語如
平時忽趺坐而化（蘇子瞻作神道碑及見普燈錄）○詔春秋釋奠以
鄒國公孟子陪饗文宣王位兗國公之次荀況揚雄
韓愈從祀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荊公王安石
請以江寧府園廬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石子
雱資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政雱實使之
既亡安石恍惚見雱荷鐵枷告父求佛為救安石大懼

亟爲建寺以祈脫苦

法運通塞志第十二